

剛六美

系列之一



情劍會英雄

初會，他是名為天下第一名捕的英雄豪傑，而她是四海鏢局劍法了得的賣大姑娘，然而他昂昂七尺大英雄，卻是個不解風情的呆頭鵝，開口便說：「妳我義結金蘭，往後以兄妹相稱，不知妳願意否？」

雷恩那

剛六美
系列之二

情劍會英雄

初會，他是名為天下第一名捕的羅金蘭，
而她是四海鏢局劍法了得的賣大姑良。
然而他昂昂七尺大英雄，卻是個大英雄風情的呆頭鵝，
開口便說：「妳我義結金蘭，往後以兄妹相稱，
不知妳願意否？」

雷恩那 著



〈剛六美之一〉

情劍會英雄

作者：雷恩那

責任編輯：找點子工作室

企劃主編：楊秀真

出版者：女生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仁愛路三段九號四樓

TEL：(02)27313698

FAX：(02)27313515

讀者專用信箱：girls_book@pchome.com.tw

劃撥帳號：19657839

戶名：女生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內文版型：小題大作

總經銷：富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排版：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刷：鴻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

售價：180元

國際書碼：986-7914-25-2

出版日期：2002年08月12日初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剛六美
系列之二

情劍會英雄

初會，他是名為天下第一名捕的羅金蘭，
而她是四海鏢局劍法了得的賣大姑良。
然而他昂昂七尺大英雄，卻是個大英雄風情的呆頭鵝，
開口便說：「妳我義結金蘭，往後以兄妹相稱，
不知妳願意否？」

雷恩那 著



〈剛六美之一〉

情劍會英雄

作者：雷恩那

責任編輯：找點子工作室

企劃主編：楊秀真

出版者：女生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仁愛路三段九號四樓

TEL：(02)27313698

FAX：(02)27313515

讀者專用信箱：girls_book@pchome.com.tw

劃撥帳號：19657839

戶名：女生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內文版型：小題大作

總經銷：富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排版：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刷：鴻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

售價：180元

國際書碼：986-7914-25-2

出版日期：2002年08月12日初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在這個世界上
有一個神秘的地方
那裡
無限供應

柔軟的梦想包
甜蜜的爱情果
茂盛的友情樹

一旦進入
每個女生都是受人疼寵珍愛的小公主
現在
免門票 不限時 歡迎加入

女生出版 女生的國度





第一章

初會英雄

仙霞嶺隘口，一處用幾塊木板和乾草搭成的小小茶棚，外頭擺了幾張粗糙桌椅。這地段雖是兩湖入閩浙的一個通道，但須沿著武夷山道一路過來，若非對當地形勢瞭如指掌者，極易在崎嶇路徑中迷途。

因此，尋常時候，在這山嶺半腰的小棚子裡歇腳喝茶的過路人，絕不會沒位子落座，而今兒個這等「盛況」，還真是空前、是平生首見——

二十來名灰衣漢子佔滿整處茶棚，沒椅子坐的倒也爽快，不是靠著土壁蹲下，要不就席地而坐，每人後背皆用黃巾綁住一長形木盒，即便休息，仍不見誰卸下。

此時，眾家漢子手中各持一大碗茶水，咕嚕咕嚕地，三兩下便喝得碗底朝天，而茶棚老闆持著長嘴大壺在眾人中來去穿梭、添茶加水的，忙得不可開交。

「大老爺，還需要點兒什麼？」茶棚老闆擦了擦汗，笑嘻嘻朝一名蓄著落腮鬚，長得虎背熊腰的中年大漢殷勤詢問。茶棚的生意小歸小，但也屹立了不少年頭，接觸的商旅過

客多了，多少懂得察言觀色，他敢打賭，這個長得像頭大熊的漢子肯定是這群人的頭兒。

「呵呵呵……這茶水還合大老爺口味吧?!不是我說嘴，咱們仙霞嶺的山泉又甜又甘，沁人心脾，肯定讓大老爺一喝再喝、三喝四喝、五喝六喝，喝了還想再……」他正自誇得意，那中年漢子忽地大掌一拍，「轟」地大響，一張木桌眨眼間斷成兩半。

「你他媽的一張臭嘴!老子哪裡老啦?!」中年漢子倏地立起，氣勢驚人，嚇得茶棚老闆連退五大步，一跤跌坐在地。

帶頭的發飆，按理說，眾家漢子們該要有所行動才是，但二十幾雙眼睛卻在第一時間，同時瞄向與中年大漢同桌的那名十六、七歲的勁裝少年，見少年神色尋常，把一碗茶徐徐喝完，眾人又默契十足地收回目光，自在於原地休憩。

「喝茶就喝茶，媽的，你話還真多!上輩子是蒼蠅啊?!還敢說老子老?!」中年漢子聲如洪鐘，兩隻鉢大的拳頭在半空揮來舞去的，落腮鬚氣得張揚。

「大、大、大、大大大……」茶棚老闆縮成一團兀自顫抖，想說幾句討饒的話，卻不知何處得罪了人;他抖著聲，也不懂為何，兩眼學起那些漢子，自然而然地瞥向那名少年，後者對他做了個眼神，微微搖首，他心一驚，趕忙噤聲，後頭一個「老」字終於吞下



肚去，才沒引發更劇烈的反應。

「我哪裡老啦?!我『九江四海』寶大海在江湖上揚名立萬，黑白兩道聽這名號，任誰都得給些薄面。敢說我老?!你他媽的……」

「阿爹。」低柔的聲音由少年口中吐出。

「存心惹老子生氣!我非要……」

「阿爹，別氣了。您嚇著這位賣茶大叔了。」少年再語，那聲調已然確定，竟是姑娘家柔軟的音色。

「招弟，妳聽見啦!他罵我老?!」寶大海還再吹鬍子瞪眼。

寶招弟，正是這位男裝打扮的姑娘，望住爹親，她歎了口氣：

「大叔沒罵您，稱呼爹『大老爺』是敬重之意，阿爹……別再藉題發揮了。」心中再清楚不過，爹之所以怒氣升騰，大半原因是這趟閩浙之行應委託對方的意思加派鏢師護航，卻被要求不能打自家旗號，一切得低調行事，這對「九江四海」寶大海來說，行走江湖十數年，可還沒受過這等窩囊氣。

招弟唇微抿，憶起幾日前，家中大廳爹和雲姨的一場「爭戰」——

「什麼臭規矩、爛要求?!偷偷摸摸的，作賊啊?!老子不接！」

「不接?!呵呵呵呵……來不及啦!我已經替姐夫接了，訂金五千兩白銀也入了帳房，姐夫若不走這一趟，四海鏢局等著砸招牌吧！」

經營鏢局首重信用，名譽斷不能毀，得做到一言既出、駟馬難追，而雲姨已代替四海鏢局對他人許下承諾，絕無轉圜餘地，正因如此，爹才被迫妥協，氣呼呼地領著一隊人馬上路，可招弟心知，除爹親外，其他鏢師並不認為未打四海的旗幟沿途張揚，是什麼天大的污辱。

竇大海一張褐臉微微泛紅，兩道濃眉糾結著，似乎也意識到自己過份了些，藏在鬍中的嘴撇了撇，聲量終於壓下。「那、那那他可以喊我『大爺』，作啥兒添個『老』字?!禮多必詐，這茶棚說不定有問題……」唉，真是欲加之罪。

他還嘟嘟囔囔說了些什麼，已聽不清楚，兩隻大腳卻走到茶棚老闆面前，嚇得後者又是一陣哆嗦。

「茶錢啦！」他粗粗魯魯把五錠白銀塞進對方懷裡，臨了還啞了句：「媽的，我妖魔鬼怪啊?!這麼不經嚇！」



「大大、大爺，用不著那麼多……」茶棚老闆見那男裝姑娘又朝自己使眼色，聲音陡地轉小，沒敢再說。是五錠的白銀呵……抵過茶棚三年生意。呵呵呵呵……

明明想賠償人家，卻故意說成茶資，深知爹親要面子的脾性，招弟微微一笑並不說破，緩聲道：「這位大叔，煩勞再添碗茶。」

「好好、沒、沒問題！這兒啥兒都缺，就是不缺茶！」

茶棚老闆七手八腳爬起身，正欲過來，此一時際，一聲哨音陡地破空響作，清厲遠長。眾位鏢師都是老江湖了，立知情勢有異，猛地立起，腰間刀已出鞘，須臾間，兩旁山壁上和前後路各有人影現身，人數眾多，團團堵住隘口。

竇大海跨步向前正欲察看，不及開口，山壁上的人皆躍將下來，掄刀就攻。

「爹！小心！」招弟揚聲大喊，「刷」地拔出背上長劍，進步，左右連挑，巧妙地逼退幾人。此時，前後二路都已攻來，雙方混戰，刀劍相擊聲響徹隘口。

「老大，他們每人都揹著木盒，搶誰？！」

「全搶啦！咱們人多，五個打一個，還搶不到嗎？！今日索性就滅了『九江四海』，在道上大大露臉！」右頰上拖著條醜疤的壯漢大聲下令。

竇大海已認出對方，氣得哇哇大叫：「他媽的黑老虎，手下敗將，上回劫鏢不成，讓你給逃了，今兒個帶著一群不成氣候的嘍囉，敢來打老子主意？！老子今日不挑了『黑風寨』，把你打回原形，我竇大海三個字倒過來寫！」說罷，徒手叩住二名嘍囉的喉頸，大腳一踢，將人踹得飛遠。

聞言，黑老虎卻胸有成竹地狂笑，一面砍向四海鏢局的人。「那你還是改姓『海』吧，海大竇，也是個名！」霍地又是一聲長哨，黑風寨眾人得令，一把把的石灰跟著撒出，接著五人一組攤開細網，沒留神，十來名鏢師已落入險境，好幾個雙眼吃進石灰，痛得大罵，無奈被網在網中動彈不得。

黑風寨的人將落網鏢師背上的黃巾一個個扯開，卻發現木盒裡空無一物。

「撒石灰、張網子，再搶！」黑老虎又喊。

「卑鄙小人！」招弟罵了一句，堪堪閃過撲來的細網，心中怒急，回首見爹爹那方向能應付，她持劍欺近黑老虎，「刷刷刷」連續三快招，心知今日情勢兇險，非先擒賊王不可。

「招弟，小心對頭的下流把戲！」竇大海一柄九環鋼刀已然祭出，打得圍攻眾人落花



流水，一面狂呼提點。

「媽的！哪裡來的臭傢伙？！」

「老大，她是四海鏢局的寶大姑娘，劍法了得！」黑風寨裡的包打聽大嚷著。

黑老虎被突來的輕靈劍招逼得狼狽倒退，好不容易才穩住身體，定眼一瞧，心連撞三天下，原來不是臭傢伙，而是一個身著男裝的俊俏姑娘。

招弟冷著臉，身輕如燕，想再次逼近黑老虎身旁，左右兩方又來阻礙，她只得迴劍擋架，還得分神留意幾張虎視眈眈的細網。

忽地，聽見黑老虎興奮狂喊：「抓了她！別傷她！我要她當黑風寨的壓寨夫人！誰捉住她，誰就是副寨主！」這姑娘英氣煥發，又俊又俏，可真對他脾味。

聽到獎賞，黑風寨眾人如瘋了一般，成堆的人朝招弟撲去，隱約中，招弟聽見爹爹叫喊，可是她根本無力回應，劍舞成花，團團護住自己。

她拔身上躍，欲跳出圍困，身在半空，卻不知誰扯掉背後的黃巾布，她驚呼一聲，見那長形木盒飛離出去，而木蓋子已然鬆開，一柄鐵青長器掉將下來。

四海鏢局所護之物就在她身上。

「是鳳鳴劍，快搶啊！」底下的人瞪大眼，紛紛舉高雙手。

寶大海和剩餘的幾名鏢師被分散圍困，只能咬牙切齒已無力護鏢，而招弟不願棄鏢而去，這關係到四海十數年來的信譽，比性命更重要，她躍起的身軀竟在半空挺腰，硬生生扭轉方向，迴身朝墜落的鳳鳴劍撲去。

「招弟不可！」寶大海厲喊，心想，她奪回劍又有何用？！人肯定要落入對方手裡。

然而，事情發生得太快、太迅捷，轉變僅在肘腋之間，如電疾走——

在場百餘人，竟沒誰瞧清那男子從何處而來。

鬼魅般現身，他一舉凌躍在眾人之上，就在寶大海狂喊之際，男子右手已截住飛墜的鳳鳴劍，左臂陡揚，藏青色披風跟著捲起，將招弟穩穩攬在懷裡。

這一下免起鵲落，招弟腦中瞬間空白，行動全憑下意識反應。

她雙手緊緊攬住男性腰幹保持平衡，感覺腰隻束縛，這人將她如孩童似地挾在腋下，忽左忽右，在眾人頭頂上飛竄來去，待睜開眼來，自己已安穩立在約莫五尺高的突出山壁上。

微喘著氣，率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截飄揚的藏青披風，披風的半端裹住自己，而另一半



則隨意地斜繫在男子肩上。底下傳出吵嚷叫罵，招弟聽不清晰，耳邊除了微颯風聲，只有男子的心音，如節奏明確的鼓聲，咚咚、咚咚，強而有力，震人心魂。

猛地回過神來，終於意識到整個情勢變化，招弟心一驚，迅速放開雙手，跟著小臉陡抬，這瞬間，彷彿誰掐住她的頸喉，一口氣狠狠哽住，上下難移——

那是張黝黑略方的粗獷面容，額寬而正，兩道劍眉斜飛入鬢，眉峰有著細碎的紋路，鼻梁挺直，唇型明顯。很難憑著第一眼去斷定此人的年紀，因他的人中、雙腮和下顎處，佈滿黑粗的短髭，整張輪廓沉穩成熟，然後是那對眼，炯炯有神，精光四迸，教人激賞。

面對如此的注視，男子劍眉微挑，似乎略感奇怪，感覺左掌下是異於男性的柔軟腰枝，心下登時雪亮，已不著痕跡撤回扶持。

「借劍一用。」他低聲道，目中燦光流轉，唇角微揚。

一時間，招弟心口發熱，不知覺竟暈生雙頰，來不及回話，「刷」地一聲銀光乍現，已見他拔劍出鞘，身似大鵬飛墜而下。

「他媽的！哪來的程咬金，跟老大搶姑娘，我……哇哇，殺過來啦！」

「快！張網子、快撒石灰呀！」



「大家併肩膀上啊！打他個落花流水！」

喊歸喊、叫歸叫，黑風寨眾人見這男子持劍在手，如虎添翼，招式變幻莫測，東刺一劍、西挑一招，細網遇劍即斷，石灰全教劍氣逼回，叫罵聲漸漸讓哀號聲取代，莫不心中危懼。

而竇大海這邊有了助力，剩餘幾人愈戰愈勇，黑風寨見抵擋不了，大半的人已管不了他者生死，早夾著尾巴逃得不見蹤影。

「這位壯士，咱們近日無怨、遠日無仇，何以壞我黑風寨的買賣？咱們又不相識，我……哦……」黑老虎已難抵抗，身上多處見血，這半路殺出的男子似乎存心折磨人，每劍都刺入寸分，忽一招撩劍下劈，劍尖指住他的喉頭。

見寨主被制，黑風寨剩餘幾名能走能爬的嘍囉全一溜煙逃得不見蹤影，受重傷的乾脆躺在地上裝死，而之前被細網所困的鏢師們皆讓竇大海等人救出。

「壯、壯士，大俠……咱們有話好說，你若放我……」黑老虎話音陡斷，那男子不聽他囉唆，向前一送，劍尖貫穿他的頸喉，又迅雷無比抽回，一道血箭激噴而出，鳳鳴劍上卻無血凝。